錆兔清楚地記得刀刃斷裂的瞬間,那份難以置信的心情,那一刹那他腦中閃過了家人、 鱗瀧師父以及義勇,十三歲到底是太青澀的年紀,在半空之中他完全無力變換姿態,接下來的 死亡其實非常快速,他甚至沒能記得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疼痛,就徹底斷開了與世界的聯繫。

本該是這樣。

但在失去生命之後,模糊之間,又彷彿還發生了什麼,他記不得,能回想起的最終畫面, 是一個有著黑色短髮的男人佇立於山林之間,像是欣慰又像是難過的表情。

而後當錆兔再次睜開雙眼,他正處在鱗瀧師父的住所之中,他只穿著一件白色襦袢,身上還蓋著被子。錆兔對當前的處境不太理解,明明上一個瞬間他才被鬼殺死,難道是他被鬼得手之前有誰出手相救,又在試煉後將他送回鱗瀧師父這?恍惚之間覺得有哪裡不對,錆兔看了看沒有傷勢的身體,隨後攤開自己的雙手,他頓了一下,那上頭並沒有長期握刀的粗繭。

認知和現況的衝突讓他有點不知所措,最有可能是他做了一場夢,但這一年來的訓練和在藤襲山上的試煉又過於真實,他握了握自己的手,不管怎麼樣,先去見見師父和義勇吧。

想到義勇,不知道為什麽又有一種難過的情緒漫上心頭,說不上來。

等著錆兔釐清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他並沒有多糾結,只是手腳俐落地套上備置在一旁的衣物,他拉開門,卻到處也尋不著鱗瀧師父和義勇的身影。

外頭陽光正好, 明晃晃得令所見之處都被鍍上一層光, 這樣的時間點是不會有鬼出來鬧事的, 倒是能進行訓練, 但若是訓練他應當也要一同動身才是, 又或者, 他們是出去添置日用品?

錆兔稍微想了幾個可能性之後,便一把抄起屋內供練習用的劍,總歸是要等人回來,不 如利用時間多訓練自己。

假若他足夠強,刀刃就不會因為攻擊失敗而斷裂;假若心態足夠沉著,即使刀刃斷裂他也 能重整姿態,至少不應該是在敵人面前失神。既是生而為男人……

錆兔倏地拔刀出鞘, 在半空中劃出一道弧線, 幾乎是在動作的同時, 他便發現異樣。

他的身體跟不上他的意識, 肌肉和筋骨都硬得不行, 完全沒辦法發揮水之呼吸的韌性, 就像是未經訓練一樣。

錆兔將刀收回鞘裡, 他目前的狀況只能從基本體能訓練起。

也許真的只是自己做了一場夢, 他拍了拍臉頰讓自己振作, 而後聽到鱗瀧師父的聲音自不遠處傳來。

「錆兔, 你怎麼擅自拿刀出來, 你現在還沒到這個階段。」鱗瀧師父依舊戴著紅色的天狗面具, 語氣裡滿是不贊同, 「我知道你很想為家人報仇, 但也得要循序漸進地來。」

「我知道了。」雖然情況和他的認知似乎不太一樣, 但他還是溫順地回道。

他的家人為鬼所殺害,在全家人的竭力掩護與犧牲下才堪堪撐到鱗瀧師父的到來,而他 這條傾注家人的愛與祝福的生命,必須好好地傳承下去,不能輕率送死。

鱗瀧師父接過他手上的刀鞘,大手撫上他的頭,就像家人之間的關懷。

「等一下用過早飯, 就開始今天的訓練吧。」鱗瀧師父一邊說著一邊轉身走入屋內。

只是, 義勇呢?

正要詢問, 錆兔又停下了動作。

義勇也是, 夢嗎?

在昏暗的山林間,他戴著狐狸面具扶著一個頭部受傷的黑髮少年,鮮血自對方的傷處不 斷流下,遠處還傳來其他少年呼救的聲響,但他得確保懷裡的少年無虞才能離開,受傷的少年 還在向他道歉,明明受傷也不是對方願意的。

將少年託付給其他參加試煉的人之後,他朝著傳出呼救聲的方向奔去。他背對著少年疾行,因此並看不見對方的表情,但從身後那聲聲喊叫間,他想那一定是愧疚又難過的表情,就像是,預見了他們經此一別便再也——

鲭兔是被外頭大雨吵醒的,外頭一片昏暗,分不清是白天還是黑夜。身體還因為睡前的 下山訓練而隱隱痠痛,但鲭兔並沒有因此放慢動作,他仍是快速起身打理自己,做足準備迎接 今日的訓練。

窗外昏暗的景色讓他回想起剛剛作的夢,他又一次夢見了藤襲山以及義勇,儘管這幾天的訓練情形證實了他的認知大概是被夢境影響,而義勇也只是出現在夢境的少年,但空氣中瀰漫著的雨水混和泥土的氣味,仍是勾動埋在他腦海的畫面。

同是被鬼殺害了親人又年齡相仿的少年啊, 說不定真的是自己的臆想罷。這樣也好, 世間上就能少一個因鬼而破碎的家庭。

然而他總模糊地認知:好像有義勇的那場夢境,並不是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就結束了。

但如果夢境持續下去, 鱗瀧師父和義勇, 又該有多難過。

為了不讓自己像夢境一樣死在最終試煉之中,他一定得更努力修練才行, 錆兔握緊了拳頭, 燃起的幹勁讓身上的痠痛都減輕了。

用過早點後,外頭的雨也漸漸停了,他重複著鱗瀧師父先前布置的體能訓練,這種基礎訓練又累又單調並且得每日重複練習,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出效果,一般孩童大概撐不住這樣刻苦的訓練內容,但他是男子漢,男子漢不怕累。

「上午先到這裡吧,雖然訓練很重要,但你還在長身體,適度的休息同樣重要。」

「是。」

他們正要進屋準備午飯, 卻突然聽到有人在喊鱗瀧師父, 朝聲音的來源望去, 那似乎是一名獵人, 而那人的身後還領著一名少年, 一如他的記憶, 那樣緩步行來。



他好像又作夢了,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會夢到這個世界。

他這次沒有再夢見自己死亡的瞬間,也沒有夢到狹霧山和師父。

他夢見了義勇, 沉浸於傷痛之中的義勇。

他看著義勇對著他的遺物不止哭泣,持續了好幾天,什麼事也沒辦法做。再然後義勇換上鬼殺隊的制服,並將姊姊和他的遺物製成一件羽織穿在身上,義勇終於不再哭了,卻也沒有再笑過。

他看著義勇四處奔波,不斷斬殺惡鬼,彷彿不知道休息一般,就連沒有任務的時候也不顧身體地強化訓練,好似停下是一件不被允許的事。他希望義勇對自己好一點,可是他並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不具備任何影響力。

他看著義勇一年年的長高,身體也越發結實,與此同時經驗和劍技也變得成熟。退去了 青澀的義勇,成為了一位獨當一面的劍士。

而後義勇回到了狹霧山。

回到他們以前常一起對打的地方,義勇對著一顆岩石喃喃自語,「前幾天主公任命我成為水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配,一個連最終試煉都沒通過的人,憑什麼成為水柱呢。」

「姊姊也好, 錆兔也好, 為什麼都……」義勇摸了摸自己的左臉頰, 「如果是錆兔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活下來的人是錆兔就好了。」義勇沉默了一下,「……被錆兔聽到的話,大概又會生氣得打我一巴掌吧。」

淚水自義勇的眼角滑落,但也就這樣了。義勇成為了一個男子漢,不會再像幾年前那樣 哭泣。但是義勇其實從來沒有自傷痛中走出來,他把情緒壓在心裡,它們逐漸潰爛,沒有出 口。

已經夠了啊,義勇。

你已經很努力了,也早就成為比我更厲害的劍士了,所以不要再這樣勉強自己前進了。

眼前畫面消散,世界重歸一片空白,然後視野範圍內漸漸有了模糊的影子、戰鬥的聲響, 最終是穿著緋色羽織的義勇浴血奮戰的模樣。

對了,陷入夢境之前,他中了敵方的血鬼術,來的時候也有幾個隊員昏倒在一旁,這個血鬼術的作用也許是建構自己最不想面對的場景。先前和他對戰的女鬼已經不見了,大概是被義勇解決了,於是他才得以自幻境中清醒。義勇的身上也多了不少傷口,現場還存有一個難以捉摸行蹤的鬼,錆兔想要加入戰鬥,卻發現自己的身體還無法動彈。

而義勇為了不波及到他,正漸漸將鬼引向別處。

明明經歷了無數的修練和任務,他卻只能倒臥在地看著義勇逐漸遠去,不甘心的、悔恨的、無力的、擔心的、焦急的......各種情緒一時間交疊在一起。

假如義勇出事了, 那麼明明還活著卻待在安全之處的自己, 是如此不可原諒。

遠處那戰鬥的聲響還未停歇, 錆兔想盡辦法驅動自己的身體, 先是左手手指, 然後是左手腕、左手肘、左肩......他一點點地向前挪動。

被血所濺灑上的瞬間, 他覺得似乎有什麼, 被改變了。

原來世界改變的瞬間從來不是他的存活。